



PRIDE AND PREJUDICE AND ZOMBIES

傲慢与偏见与僵尸

[美] 史蒂夫·霍肯史密斯 著  
王 玮 译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Top 100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a

# 傲慢与偏见与僵尸

AOMAN YU PIANJIAN YU JIANGSHI

[美] 史蒂夫·霍肯史密斯 著  
王 玮 译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Pride and Prejudice and Zombies:Dawn of the Dreadfuls by Steve Hockensmith

Copyright © 2010 by Quirk Productions, Inc.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1 by Jieli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版权由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代理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傲慢与偏见与僵尸 / (美) 霍肯史密斯著; 王玮译. —南宁: 接力出版社, 2011.9

书名原文: Pride and Prejudice and Zombies:Dawn of the Dreadfuls  
ISBN 978-7-5448-2098-1

I. ①傲… II. ①霍…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88031号

责任编辑: 李建霞 余思 美术编辑: 卢强 张凯 责任校对: 张弘弛  
责任监印: 陈嘉智 版权联络: 董秋香 媒介主理: 常晓武  
社长: 黄俭 总编辑: 白冰  
出版发行: 接力出版社 社址: 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 530022  
电话: 0771-5863339 (发行部) 010-65545240 (发行部)  
传真: 0771-5863291 (发行部) 010-65545210 (发行部)  
<http://www.jielibeijing.com> <http://www.jielibook.com>  
E-mail: [jielipub@public.nn.gx.cn](mailto:jielipub@public.nn.gx.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制: 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印刷厂  
开本: 890毫米×1240毫米 1/32 印张: 8.5 字数: 210千字  
版次: 2011年9月第1版 印次: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 001—12 000册 定价: 26.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属合法出版之本书, 环衬均采用接力出版社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 该专用防伪纸迎光透视可看出接力出版社社标及专用字。凡无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者均属未经授权之版本, 本书出版者将予以追究。

质量服务承诺: 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 010-65545440 0771-5863291

## 译者的话

诸位看官要想满怀阅读的喜悦耐心完成此书，就要先抛开我们对原著《傲慢与偏见》先入为主的偏见和固执。毕竟当今无厘头、混搭和重口味的创作在图书市场上拥有一席之地，在各大图书榜也大多享有不错的畅销成绩。Everything happens for a reason. 那我们就看看本书的横空出世到底会有怎样的惊喜！

此书作为作家史蒂夫·霍肯史密斯戏仿《傲慢与偏见》的恐怖小说《傲慢与偏见与僵尸》的前传，讲述了在摄政王时代的英国那场僵尸瘟疫是如何开始的，班纳特一家如何迎战，伊丽莎白、简和班家军的诸位如何在习武、爱情、挣脱礼教束缚和战火中接受洗礼，并一步步成长为坚强的铁血战士。

作为本书的翻译，起初是带着无限好奇走近了这本书。本以为那些惊险的场面会让我胆怯，降低阅读乐趣，可每次又不禁为每个人物的命运担忧，为跃然纸上的谐趣吸引。此外，书中大量东方元素，特别是伊丽莎白和姐妹们习武过程中所学的招式，会让你觉得似曾相识。她们学会了东方武学中神奇的“凌波微步”，“无相劫指”；作为英国淑女，她们还会使用“双节棍”、“飞镖”和“流星锤”。每次到训练场学武时受罚、受伤，每一次功力大长，

都会牵动我的神经。虽是一次旧瓶装新酒的尝试，但是内容上也有了新的人物关系和情节，尤其是感情这条线：伊丽莎白陷入了“三角恋”，一个是英俊潇洒、神秘冷峻的“师父”霍克斯沃思，另外一位是幽默风趣、勇于挑战、发现僵尸秘密的凯克利佩尼医生。伊丽莎白是要接受他们的情感还是为了战胜僵尸，置感情于脑后呢？简，这位既漂亮优雅又保守礼教、既羞涩稳重又勇敢迎接困难的姐姐也遭遇了好色、贪婪、自私的朗佩雷男爵和文质彬彬、含蓄内敛却痴情、忠于信仰的提多尔中尉。而她又收获什么样的情感呢？甚至班纳特先生这次也遭受了情感危机，遇到了情敌——曾经一个战壕的战友坎农上尉，他能化险为夷，通过情感的考验吗？

与原著保持一致的莫过于相同的诙谐生动的语言风格，您一定不会忘记喋喋不休、一心盼着把女儿们嫁给富家少爷的班纳特太太吧？这次她也没有让大家失望，每次她出场定会让你忍俊不禁，甚至开怀大笑。再加上其他人物的点缀，那些丑陋恐怖的僵尸和激烈血腥的战斗在此掩映下都觉得没那么可怕了。每个人物形象都十分鲜明，更重要的是，随着故事的发展，我们看到了每个人在命运交集后的成长和变化，例如伊丽莎白从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女摇身变为冷酷的僵尸杀手，在面对僵尸的威胁过程中，她由起初对霍克斯沃思师父和凯克利佩尼医生懵懂情愫的产生到之后的情感幻灭，在战斗和情感对峙中，她找了新的自我，同样她也改变了他们。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许都能从中找到隐喻，看到一些自己的影子。

情节上，故事发展循序渐进，跌宕起伏，从起初的伏笔到之后全面的铺展，让我们看到这场僵尸大战在英伦半岛的降临和全面爆发，尤其是后半部分，也就是在舞会上所有人面临僵尸进攻时激战的场面，这是整部作品最华美的乐章，我感觉就像在看《泰坦尼

克号》时沉船的时刻，所有的人都被抛到一个临界点去接受死亡的考验，而大家或勇敢或坦然或惊恐或卑劣的表现让人不禁叹息和动容。此处的描写精彩纷呈，所有人的真实面貌也在此刻揭开面纱。我们曾经笃定的真相和信念此刻轰然倒塌，细细回想，一切又是理所当然，有迹可循。作者的功力可见一斑。

作为译者，我在细细品味故事的同时，努力捕捉语言的风格和种种细节，希望能够最大程度上贴近原著，但仓促之中也不免出错，希望看官们能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几个月的努力付诸笔端，成就感不言而喻，就好像看着自己的孩子即将出世，那种激动和欣喜的心情也急切地想和读者一起分享。我想每位读者都会有自己独特的感受，但会有一些共识，那就是：快乐的阅读体验会一直存在。

我不是文学青年，却也喜欢舞文弄墨。这次新的作品开拓了我翻译的领域，也让我在此过程中受益匪浅，领略了文学翻译的魅力。

另外，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同事陈丝纶，她的推荐达成了我和接力出版社的此次合作。同时我也要感谢编辑余思和赵轩为我提供相关的资料和帮助，让我更圆满地完成任务。另外，我还要感谢默默支持我的李涛同学，是他的鼓励和关心让我坚持走完了数月的翻译进程。

愿你们喜欢这本神奇有趣的小说。

2011年6月30日

（本书译者王玮，曾就读于河南大学外语学院和外交学院，现为外文出版社的翻译，翻译出版的作品领域涉及外交、政治、教育和文化。）

# 目 录

第一章 .....	1
第二章 .....	4
第三章 .....	11
第四章 .....	17
第五章 .....	22
第六章 .....	26
第七章 .....	31
第八章 .....	39
第九章 .....	46
第十章 .....	55
第十一章 .....	63
第十二章 .....	70
第十三章 .....	76
第十四章 .....	85
第十五章 .....	92
第十六章 .....	97
第十七章 .....	101

第十八章	109
第十九章	113
第二十章	117
第二十一章	125
第二十二章	130
第二十三章	136
第二十四章	143
第二十五章	149
第二十六章	156
第二十七章	164
第二十八章	174
第二十九章	182
第三十章	190
第三十一章	199
第三十二章	209
第三十三章	215
第三十四章	223
第三十五章	230
第三十六章	240
第三十七章	248
后 记	260



## 第一章

老实说，要是葬礼过程中有人中途离场，那可真是失礼。而在自己的葬礼上从棺材里面爬出来，那就更是出格。

福特先生的葬礼开始时，他老实地躺在棺材架上，一动不动，完全一具死尸样。事实上，这样子和他生前几乎一样，表情呆板、僵硬。奥斯卡·班纳特先生，盯着他这位并不太亲密的去世的邻居，心里暗想：你这个幸运的家伙！

班纳特先生此时一心想逃离教堂，哪怕是沉浸在死亡的幻想中也远远好过他现在承受的折磨。讲坛上，尊敬的卡明斯牧师有气无力地诵读着祈祷书（不停地读啊读啊），那种活力和热情只有我们睡觉发出咕啾声时才会有；座椅上的人都跟雕塑一样正襟危坐——他们是从麦里屯和赫特福德郡赶来的，个个表情严肃，一本正经，还要竟相比着看谁能一动不动，坐得最久。

可这场角逐早已因为一群人的存在而失去了意义——这就是班纳特家族。班纳特太太忍不住“小声”评价棺材的手柄和牌匾（黄铜做的？真丢人！哎哟，上周还看见莫里森太太拿块金子呢，她家人也不愿意花两个小钱装点一下）。莉蒂亚和凯蒂——班纳特太太五个女儿中最小的两个——突然莫名其妙地窃笑起来。此时，三女

儿——十四岁的玛丽不停地大声发出嘘声阻止她的两个姐姐咯咯笑，可她的要求根本不被理会。

至少大女儿简，还和往常一样平静甜美，尽管对于葬礼来说她的衣服领口有点低。“穿上炫耀一下，宝贝儿，得炫耀一下。”班纳特太太那天早上就唠唠叨叨，“朗佩雷男爵可能也要去呢。”当然了，班纳特先生不必担心伊丽莎白会让他难堪，她虽然比简年龄小，也不及她漂亮，却是最聪明活泼的。他俯身看了看坐在椅子一端他最疼爱的女儿，发现她正目瞪口呆地凝视教堂前方，一脸惊恐。

班纳特先生顺着她的目光瞅去。他看到了难得一见的场景，尽管难以置信，却是真真切切的——马上就要入葬的福特先生慢慢仰起头来。

但是……他的嘴巴不是应该绷得更紧吗？眼睛不应该微闭吗？可现在他的眼睛甚至是要……

是的，确实是这样。

就连平常胆大的班纳特先生，此时都感到身上一股凉气往头顶上冲，发麻的手指哆哆嗦嗦地去拔并没带在身上的剑。

福特先生坐起身来，他睁开了眼睛。

班纳特太太是第一个采取行动的。令人遗憾的是，她只是慌乱地大声尖叫，那叫声足以将所有的死者都唤醒（如果附近的死尸都还在沉睡的话）。她紧紧地拦腰抱住自己的丈夫，谁要是少两根脊骨，早被她咔嚓抱断了。

“站稳了，老太婆！”班纳特先生吆喝道。

她也仅仅是抓稳了他，她的惊声尖叫使得凯蒂和莉蒂亚也慌作一团，号叫起来。

教堂前方，福特太太蹒跚着站了起来，向棺材走去。

“马丁，”她喊道，“亲爱的马丁，你还活着！”

“夫人，不要，”班纳特先生大喊，一边用手使劲儿捂着他妻子的嘴巴，“有没有人拦着那位女士啊，快点啊！”

教堂里的多数人不是尖叫就是四处逃散，或者尖叫着逃散。幸好还有几个勇敢的家伙设法阻止了福特太太，她正要去热吻自己刚刚复活的丈夫。

“谢谢你们！”班纳特先生喊道。

接着他企图挣脱他老婆的搂抱，却发现自己根本动弹不了，没有办法，他只能挪着步子，拖着她，走到旁边的过道上。

“我打算走那边，好太太。”他扭头瞅了瞅福特，他正企图把自己从棺材里拖出来，“你要是决定和我一起走，就放手。”

班纳特太太松开了手，仔细查看了一下，发现简还在她身后，就顺势昏倒在她怀里。

“带她离开这儿，”班纳特先生对简说，“还有莉蒂亚和凯蒂。”

他看了看座椅那端的另外两个女儿——伊丽莎白和玛丽，玛丽正兴致勃勃地和小妹们聊天呢。

“诈尸了！”莉蒂亚大声喊道。

“镇定，姐姐！”玛丽的声音死气沉沉。她此刻要么很镇定，要么紧张得不行，很难判断她的状态。“我们不该这么快就下结论。”

“快？这还快吗？”凯蒂指了指刚刚复活的福特，“他都已经坐在棺材里坐起来了。”

玛丽木然地看着她：“但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僵尸。”

但是伊丽莎白知道，班纳特先生从她眼神里可以看出，因为她正注视着他。

伊丽莎白并不了解事情的始末。一直以来他都想尽办法不告诉她，她怎么可能知道？可她思维清晰，头脑冷静，真相对于她显而易见：僵尸复活了，但大家不能光在那儿尖叫，得做点什么。她父亲也是这么想的。

可她并没有猜到，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也会参与其中。

“伊丽莎白，玛丽，你们愿意的话，跟我来！”班纳特先生喊道。

他转身向圣坛走去，走向僵尸。

## 第二章

伊丽莎白不是不想跟她父亲走，而是根本抬不动脚。

眼看她母亲在长椅的这一头昏倒，凯蒂和莉蒂亚又在那一头歇斯底里地尖叫，通向走廊的路都被她们堵死了。伊丽莎白和简根本挪不动步子。玛丽终于按捺不住，狠狠地抽了凯蒂一记耳光。这招倒好，凯蒂不叫了，她却还了玛丽一巴掌。

这时，教堂前方传来一阵呻吟声，起初很低沉，像是从地下冒出来、从地狱深处飘来的哀号，声音渐渐越来越大，把教堂的窗户

玻璃都震得哗啦响。赫特福德郡已经很多年都没听到过这样的声音了，但是大家都知道这是什么声音。

这是僵尸的号叫声。

前来哀悼的人此刻像上了弦的利箭一样，发疯般地冲向门口。班纳特太太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恢复意识，站起身来，劲头十足地跟着人群逃散。简也跟着她一起往外跑，她不放心地回头看了一眼，凯蒂、莉蒂亚还有其他人也在匆忙地往外跑，只有伊丽莎白和玛丽还站在原地。

伊丽莎白此刻可以追随她的父亲了。可理智告诉自己需要逃跑，而且要马上，她还会跟父亲走吗？应该去吗？

她犹豫了片刻。

心中的恐惧要求她离开，

心中的责任却告诉她留下。

然而第三个声音冒了进来，一开始连伊丽莎白自己都没有察觉到，这向来是她这样有教养的年轻淑女容易忽视的声音——自我的声音。

“来吧，你知道自己总是充满疑惑……”

伊丽莎白转身走向教堂前方，人们推搡着在她面前经过，而她则和他们逆向而行。每个经过的人都惊恐万分。伊丽莎白也渐渐感觉到他们心中的恐惧，她强迫自己不去看他们。身边的一切仿佛渐渐模糊起来，她甚至没有注意到姑姑菲利普斯跑到自己面前叫嚷：

“伊丽莎白，你在干什么啊？走这边，这边。”

伊丽莎白故意让自己迷迷糊糊地往前走，直到她走到走廊的另一头。她回头看看妹妹玛丽是不是也跟了过来，却发现她紧跟在自己身后，近得都踩到她裙角了。

伊丽莎白欣慰地笑了。这倒让玛丽不好意思起来。

“我只不过跟着你走过来而已。”玛丽解释说。

伊丽莎白又向前方看了一眼，发现父亲正在棺材旁边注视着她们。他没有笑，但嘴角扬起，眼中一亮，透出幸灾乐祸的满足，这种表情只有在他们俩偷偷开班纳特太太的玩笑时才会有。和他一起在棺材附近（也不算太近）的只有三个人：福特太太、她堂兄埃利奥特先生和尊敬的卡明斯牧师。

虽然福特先生也在，可他不能再算做“人”。

“靠近点，孩子们，只要站在攻击范围外，他就不会咬你。”班纳特先生解释。

伊丽莎白和玛丽一边迟疑，一边慢慢走到她们父亲身边。福特先生也随她们转过身来，眼神空洞地盯着她们。他那熟悉的表情让伊丽莎白略微感到有些安慰：作为邻居，他从来不是最友善的，他只愿意把自己仅有的热情留给能为自己带来生意的人。

自伊丽莎白记事以来，福特先生就是村里的药剂师了，最让大家铭记于心的莫过于他死板的性格，还有爱占小便宜。两天前，福特先生本想去捡马路上的半分钱，可偏偏就被驾车兜风的朗佩雷男爵撞了，这都是因为他光顾着看路边巧笑顾盼的挤奶少女了，一不留神就撞上了。他要是没有继续绕着马车查看撞到了什么（还又看了挤奶少女一眼），悲剧就不会发生，结果是福特先生先受了点皮肉伤，接着腿也被轧断，断了气。

“哦，马丁，我亲爱的马丁！”福特太太又哭了起来。埃利奥特先生只能紧攥着她的手腕，不然她就会把丈夫拽到自己怀里。

“看哪，我们差一点儿就把你给活埋了啊！”

她亲爱的马丁只是空洞地看了她一眼，就开始忙活起来——使

劲儿把自己的躯干从棺材里往外挪。他只需把裤子松开，摆脱断腿的重量，就可以轻松搞定，可他做不了，因为他现在没有思考能力。

班纳特先生对福特太太说：“亲爱的夫人，恐怕这个葬礼唯一不足的是没有把您先生的头给割下来。”

福特太太喊道：“不要，他只是睡着了，没有意识，全身僵硬而已。他现在好多了。”

听到她悲痛的哭喊，棺材里的家伙开始用他僵硬的胳膊敲打她。

“嗷嗷嗷嗷……”他喊道。

“看，他认得我呢，是我，亲爱的，是你的萨拉。”福特太太高兴地喊起来。

“哦，天哪，”班纳特叹了一口气，“他认得的只是不劳而获的大餐而已。”他转向埃利奥特，“你不能把她带走吗？”

“当……当然可以。”埃利奥特点头轻声回答。他真想拔腿就跑，可此时他必须拉上他妹妹。

福特太太很不情愿被拉走，一边走，一边哭号：“哎啊……”

她的丈夫也在回应：“嗷嗷嗷嗷……”

“为什么她就是不接受这个事实呢？”玛丽好奇地问。坐在棺材里截成两半的邻居让她印象深刻，可更让她厌恶的是福特太太。

“亲爱的，别那么急着下结论，哪怕一次也好。”班纳特先生回答，“痴心妄想是今天所有英国人都感到内疚的罪过，你父亲我也不例外。我们曾告诉自己，长久以来的噩梦已经结束，新的一天已经到来。哦，这么想才是做梦。好了，还有事儿要做，别听我瞎扯了！”他转向棺材，咂着嘴巴，“怎么杀了他呢？”

伊丽莎白吃了一惊——尽管她还不确定到底吃惊什么：是她听到爸爸说要杀了这个恰恰自己熟知的人，还是他父亲漠然的口气？

“可是，先……先生，你确定他是个……”卡明斯牧师问。

班纳特先生打消了他的疑惑。

“僵尸吗？绝对是。确切地说，我们的龙医生虽然不是希腊名医，但他还不至于把一个截成两段的人误诊为活人。”

牧师战战兢兢地点头表示认同：“我想你说得对。但是……你一定要在这里处理他吗？就……就在圣坛上吗？你知道，福特先生腿已经断……断了，那么，他应该不会造成什么危险了吧？”

“卡明斯牧师，我还见过只有头、脖子和肩膀的僵尸生吞了高山战士呢。”

伊丽莎白留意到父亲的眼神从她身上掠过。如果是想看到吃惊的表情，那么他是如愿以偿了，因为伊丽莎白从不知道他经历过这种事情。

班纳特先生盯着牧师继续说道：“没错。这很危险。一旦他爬出棺材，他就会像蛇一样溜走。所以必须马上把他干掉。”

福特先生瞅准这个时机（不错的时机）猛地把脸扭向卡明斯牧师，一边咆哮，一边把牙齿咬得咯咯响。他还同时把自己的大半舌头也咬掉了。它掉到了膝盖上，又灰又软，像熏鲑鱼干儿。看到这块舌头，他竟然一把抓了起来，一口气吞进肚子里，一边享用自己腐臭的舌头，一边发出愉快的声音。

卡明斯牧师清了清喉咙说：“那好吧，我很钦佩你的非凡的经历，但是……”他看了看伊丽莎白和玛丽，低声说：“她们俩不需要留在这儿吧？”

“恰恰相反，”班纳特先生回答，“她们当然要留下来，现在，请您告诉我，您这儿是有个小屋吧？守墓人和掘墓人的装备放在那里对吗？”



“是有个小屋。”

“锁了吗？”

“应该没有。这时候应该没有。海尼斯和雷尼正在外面等着埋福特呢。”

“太好了。玛丽呢？”

玛丽和伊丽莎白什么也没听见。她俩还在呆呆地在看福特不停地啃自己的左手呢。死亡的味道让他很不爽，因为他很快就消灭了嚼得半碎的舌头，再也找不到别的开胃品了。

他仰起头，空洞地看了一眼伊丽莎白，发出一声号叫。

“玛丽！”班纳特先生又叫了一声。

“怎么了，爸爸？”

“去那个工具棚把最大的那把剪刀拿过来。”

“好。”

玛丽跑了出去。

“哦，等一下，就挑你拿得动的最大的那个，明白吗？”他又补充了一句。

玛丽脸色苍白，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不能说她的脸变得像张白纸，她打出生起就长这样。这会儿，她简直快成透明人了。她还是点头答应，沉着坚定地跑开了。

“这才是我的乖女儿。”班纳特欣慰地笑了。

“你……你是让她……你要……要让自己的女儿去……天哪，她还只是个孩子。”

“她们不再有幸享受童年了，”班纳特说，“但是不要担心，卡明斯牧师，我不会让小玛丽做不该做的事。”他转向伊丽莎白，“除非他姐姐做不了这件事。”